

青少年研究经典译丛

主 编 杨 雄
副主编 程福财



童年的未来

——对儿童的跨学科研究

The Future of Childhood · Towards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hildren

[英] 艾伦·普劳特 (Alan Prout) 著

华 桦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青少年研究经典译丛

主 编 杨 雄
副主编 程福财

童年的未来

——对儿童的跨学科研究

The Future of Childhood · Towards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hildren

【英】艾伦·普劳特 (Alan Prout) 著

华 桦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的未来：对儿童的跨学科研究/(英)普劳特
著；华桦译.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青少年研究经典译丛/杨雄主编)

书名原文：The Future of Childhood: Towards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hildren

ISBN 978 - 7 - 5520 - 0561 - 5

I. ①童… II. ①普… ②华… III. ①童年社会学—
研究 IV. ①C9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8038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9 - 2010 - 530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
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童年的未来——对儿童的跨学科研究

The Future of Childhood

Towards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hildren

著 者：[英] 艾伦·普劳特(Alan Prout)

译 者：华 桦

责任编辑：董汉玲

封面设计：黄婧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12

插 页：2

字 数：19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0561 - 5/C · 079

定价：3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 谢

感谢多年以来童年研究领域的许多同事,在我们的争论和探讨中对本书贡献了智慧。我也要感激斯特灵大学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汉娜·布坎南-史密斯(Hannah Buchana-Smith),她向我介绍了当代进化生物学的思想。我要感谢参与讨论第三章早期版本的所有人,他们是:2002年6月在柏林举行的德国社会学协会儿童组年会的成员;在终身学习中心、罗斯基勒大学以及我2002年在丹麦做访问学者期间的所有同事;2003年5月德国伍珀塔尔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的与会者。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皮娅在本书写作前、写作过程中以及写作完成后给予我的不懈支持及智识上的鼓励。这本书的大部分写作完成于哥本哈根。

本书概要

在这本具有开创性的书中,艾伦·普劳特(Alan Prout)探讨了儿童和童年在当代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他批判性地审视了“新童年社会研究”,重新考虑了其中的一些关键性假设和立场,从而指出童年是异质性的和复杂的。因此童年研究要求广阔的智识资源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本书的各章讨论了如下问题:

- 当代童年变化中的特质,成年和童年之间的边界转移。
- 19 世纪和 20 世纪童年研究的出现。
- 生物/文化二元论。
- 加工品和技术在当代童年建构中的作用。

这是一本对童年研究、社会学和教育领域的学生以及学者来说必不可少的读物。

译丛总序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 20 世纪 80 年代,青年的信仰问题、生存与发展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进而激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出现了一波蔚为壮观的青年研究热潮。今天活跃在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研究和教学一线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曾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开展过青年研究,留下过关于青年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是在那个时候,人们提出了建立“儿童学”、“少年学”、“青年学”的目标和理想,并为之努力奋斗。但是这些热情,这些蓬勃的场景,在 90 年代之后逐渐冷却、退场。今天,还在坚持为青年研究的学科建设执著努力的学人似乎在减少,国内高校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专门从事青年研究的机构也出现减少的趋势。

另一方面,现实中人们对青少年生存与发展的关注、争议,甚至误解并没有减少。成人社会对一代又一代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倾注了心血,又充满了担忧。但是,成年人所有关于 70 后、80 后、90 后,乃至 00 后的这些担忧以及因为这些担忧制定和实施的各类社会政策,并没有得到年轻世代的认同。在这个变动着的社会中,年轻人的价值、心理、行为及其社会生活,值得我们理论上予以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因此,撇除青年研究学科化发展这个纯学术理想不说,青少年生存与发展的实际本身也值得我们投入更有质量的研究努力。所谓更有质量的青年研究,大抵需要有更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需要有更有效的研究方法,还需要有更严格的学术规范。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国外青年研究者出版了许多杰出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著作,有的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成为我国青年研究者和对青年发展感兴趣的读者的必读书目。但从我们掌握的资料看,已有的关于国外青少年研究著作的翻译引介工作还存在两个不足:第一,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系统地翻译国外青少年研究经典著作的译丛,相关的翻译比较零散化;第二,

目前已经翻译引进的书籍大部分是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关于儿童与青年的社会研究的成果较少被介绍给国内读者。基于这种认识,从不断提升我国青年研究的专业化与科学化水平的基本立场出发,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投入专门力量,组织相关研究人员系统地翻译国外青少年研究的经典著作,特别是翻译那些尚未引入国内的青年社会研究方面的著作。我们希望以此推进我国青年研究的发展,深化我们对青少年的认识和理解。

青少年研究经典译丛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推进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来自不同学术机构同仁的大力支持。我们的翻译工作,也得到了一批从事青年研究的同事的热情支持,对他们之于青少年研究和翻译工作的热情、专业和努力,我一并表示感谢!

为了更好地做好未来的翻译出版工作,热诚欢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翻译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杨雄(博士、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

译者序

作为欧美童年研究代表人物之一的英国学者艾伦·普劳特,以其所倡导的新童年社会研究而知名。本书呈现了作者为突破传统二元对立的儿童观及狭隘学科壁垒,试图运用跨学科方法构建一种新的童年认识论的努力。

一、本书导读

童年是什么?是古人笔下的“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是现代吟唱的“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是卢梭在《爱弥尔》中所形容的:“在宇宙的秩序中,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该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孩子看作孩子。”^①当人们描绘和谈论童年的时候,会不自觉将童年与成年相区别开来。童年意味着欢乐、天真、幼稚、单纯、脆弱的、应由父母保护的。从中世纪晚期开始,人们开始逐渐确认了童年应该具有这些本质特性。但是,长期以来对童年与成年的区别并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如果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学校、培训班,乃至家庭,都已经成为将儿童与成人分隔开来的场所,儿童离开了工厂和街道,公共场所中儿童的身影越来越少见到。这些有关儿童和童年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但在普劳特看来,这种秉持童年与成年二元对立的现代童年观是时候改变看法了。在本书开篇,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对童年的表述中所存在的问题:

现代童年观把童年从社会生活中抽离了出来,在表述童年的各种图像中,童年呈现出相当的纯洁性,与成人的复杂生活远远相隔。事实上,童年

① 卢梭:《爱弥尔——论教育》(上卷),李平沅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并不都是可爱的,阶级、性别、贫穷、种族和家庭生活问题等成人社会中显而易见的现象在童年中同样存在。儿童并不总是听话的,他们有着丰富的情绪表达,他们是积极的、有意识的、挑剔的、复杂的、难控制的。

全球童年形象并非一味趋同,相反,世界各地的童年具有非同质性,或者说是同中有异的。在不同的社会之间以及各个社会之内,建构童年的过程丰富多样,社会生活的各种差异给童年带来的影响大相径庭。任何一种童年观念,都是长期历史建构的结果,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运行的结果。这个网络包括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包括了意识形态、政府、教育与科技之间的交互关系,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就表现为现代的童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依据不同的速度,在不同国家情境中发展。这意味着,即便共处同一个时代,在各种社会、各个国家中,童年的存在形式也可能不同。

尽管童年和成年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化模糊,但是童年并未消逝。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学者的研究聚焦于对童年危机的关注。他们发现,在媒体、学校和家长等力量的作用下,童年面临着即将消亡的危机。“童年之死”几乎成为西方社会发出的一声哀叹。在传统童年概念看来,儿童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图书、服装、游戏,儿童不应该分享属于成人的文化信息。但是,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出现与普及,侵蚀了童年的传统特征,儿童能够与成人分享那些原来成人要极力保守的秘密。既然什么文化信息都是可以共享的,这就可能导致已经形成的儿童和成人之间的界线开始消退,最终会使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差别模糊,传统的童年概念也就随之消逝。

那么童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显然,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只看到童年“其所不是”的一面是不够的。更要看到童年“其所是”的一面。^①但是普劳特并未着急回答这一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当代童年特质的转变已经不止于具体的表象。随着童年参照物不断发生变化,现有的对童年的表述常常变得很不充分。因此他接下来着重笔墨描述了童年观变化发生的时代背景——全球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童年固然显示出趋同性,但也带来了更多的多样化。童年贫困的世界不均、新兴家庭形式的出现、人口增长趋势的不均衡、跨国移民,等等,都昭示着在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下,因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不

^① 王喜海:《论回归童年的儿童教育》,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页。

平等,世界各地儿童各自的童年生活正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一方面,当全球化的产品和信息将当地和全球连结在一起时,童年文化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因为相同的玩具、游戏、服装等产品在全球各地触手可及。然而,随着全球化产品范围的扩大,新的文化壁龛也随之产生,并导致新的认同出现。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儿童每天都面对着一系列充满竞争性、互补性和发散性的价值观和观点,这些都来自父母、学校、媒体、消费社会以及他们同辈群体的影响。

在开篇第一章的末尾,作者提出了童年研究应有的方向:童年研究应该赶上社会的改变,用新的跨学科的方法去探究童年;跳脱出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的说法,不以二分或对立的方式探究童年。尽管本书的题目为《童年的未来》,但在建构这一内容之前,作者首要的亦是必须的工作是回溯童年和童年研究的“过去”。

在第二章中,作者从历史的视角阐述了童年研究的发展历程,不仅呈现了童年研究从自然科学走向社会科学的过程,还进一步批判性地审视了自然因素从社会研究中被剔除干净,乃至自然与社会走向二元对立这一过程中的矫枉过正。诚如作者所言,现代主义思潮的特点正是二元对立。“社会”和“自然”被分裂为两极,“社会”位于“主体”一边,自然仍位列“客体”一边,落入到整个主客二元的构架。这种二元对立可以溯源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的知识体系分类。整个知识体系被划分为“纯知识”和“不纯知识”。“纯知识”是客观知识或实证知识,“不纯知识”是主观知识。“知识的二分法”传统由此形成,随之而来的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解释上的不对称关系,即自然科学知识是客观的、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社会科学知识是主观的,受社会因素影响和制约。其直接后果就是将科学知识视为带有某种优越性的特殊知识。这种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成为现代主义思潮的一条非常重要的主轴,并在童年研究的发展轨迹中产生了同样显著的影响。根据普劳特的分析,从达尔文主义对童年的研究到社会建构主义的崛起,贯穿着这样一种趋势:增加童年社会层面的内涵,但在某种程度上将之与童年的生物学性质对立,因而造成了两者的分离。社会建构主义虽然承认人类普遍具有生理上的未成熟性,但认为童年是近乎纯粹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具有空间和历史的多变性。这一新思想并不重视童年的生物特性

并且宁愿把这些去除在外,因此,社会建构主义对童年的论述导致的是社会与生物学的极度分离。作为一位童年社会学的研究者,普劳特的视野显然大大突破了社会科学的范畴,对童年的自然特性大加挖掘。他提出,我会考虑如何将童年作为一种异质性集合来看待,在这个集合里,儿童的社会、技术和生物特性都已经是“不纯粹”的实体。

在对童年研究发展历程中的二元对立进行了历时态剖析之后,普劳特转向对童年社会学范畴中的二元对立理论和概念的梳理。在社会学范畴中,童年建构的完成不过是对现代社会学所围绕的二元对立的再现。其中最重要的除了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之外,结构与能动、个人与社会、存在与生成的对立也是不容忽视的。童年研究必须超越这些二元对立,去寻找和有效利用非二元性的理论分析资源。因为二元对立的观念在分析童年现象时常常陷入力有未逮和无所适从。童年本身似乎挑战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分界,因为它具有部分自然的、部分社会的混合特征。言说童年需要新的话语方式,需要非线性、混合、网络和流动性的语言表述。以行动者网络理论、复杂性与非线性系统为理论来源的含中策略、代际理论、生命历程理论等无疑提供了新的智识来源。因为这些理论中的语言表述较少强调现代社会理论的二元对立,反而注重已成为时代特征的童年不稳定性和多元性。

那么,童年研究在哪些领域可能超越自然和文化对立呢?作者从童年进化论和身体社会学这两个主题中探索到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通过介绍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中与童年研究有关的内容,普劳特分析了动物幼年期与人类童年的区别与联系。童年不该被看作是生物的附带现象,而应看作是生物向文化的一种转换。某种程度上,所有童年都是由延展的幼年期构成的,并且所有的人类文化都要和幼年期相协调。自然和文化的边界应当保持开放,青少年期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它是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所共有的,也有可能拓展到其他的哺乳动物中。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作者进一步提出,身体具有社会的未完成性和生理未完成性,这对于理解童年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儿童的身体扮演了多种角色:建构儿童自身以及和成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意义和经验;身体既是能动、行动、互动的产物,又是它们的来源;身体是社会化的载体。把身体当作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非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这一观点已经为创造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之间就童年开展积极对话的基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关于童年的论述只包含生物意义和社会意义是不够的,人类生活还要通过各种手工、技术和机器来进行。工具使用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最后一章“童年的未来”中,作者探讨了加工品与技术当代童年建构中的作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影响、生殖技术对儿童基因结构的改变、精神病药物的使用,都可能会导致未来童年有新的建构。作者强调,童年和与儿童有关的现象是异质材料的集合体。被称为“生物”、“技术”和“社会”的个体已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会以一种非技术性的方式产生新的集合、新的可能性和新的问题。因此这又回到了本书的主旨:不单纯以二元对立的取向看待儿童和童年。

二、现代性的悖论

通观全书,反对童年研究中的二元对立倾向是本书的核心思想。正如书中所言,“无论把童年看作社会现象这一事实是多么显而易见,童年都不是且从来未曾是纯粹社会的”。“社会关系已经异质化,它们由各种各样话语的、物质的、文化的、自然的、科技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资源组成”。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写作思路,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另一位学者拉图尔的思想。从本书的行文中不难看出,拉图尔的认识论是作者反二元论思想的重要认识论来源。

拉图尔被罗蒂视为在克服“传统的二元论和学科边界”问题上最出色的解释者,其理论的核心之一是主张认可非人的行动者角色,并赋予非人与人类行动者相对等的能动性。他在其著名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中提出,所谓科学活动中的行动者,应该既包括人,也包括参与到科学活动过程中的一切非人;非人与人一样,都在科学活动中发挥着实际的影响和作用,并且两者的地位是对称的。在他看来,人类通过自身的力量认识了自然和社会,但并不是机械地反映他们的所见所得。个体的个性、动机、利益、旨趣、知识背景,甚至善恶倾向等都会影响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从而影响着人类各种知识的形成;另一方面,人在感知和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并不是以孤零零的个体独立地构建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知识,他们需要

仪器、材料、设备,也需要方法、程序、流程。这些“非人”的元素同样作为行动者发挥了建构作用。这一思想还有助于在科学研究中实现“人的去中心化”。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如果只强调科学活动中的人类行动者,则会将科学完全等同于人或社会因素的建构,包括自然在内的各种非人元素都被排除在科学研究视野之外,人类行动者被置于科学活动唯一的中心位置上,科学研究将会走向绝对的相对主义。^①

尽管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因人而异,然而都不约而同指向了时间,“现代”象征一个新的政权、一种加速度、一次断裂、一场革命。当“现代”、“现代化”、“现代性”出现时,就界定了一个陈旧和稳定的过去。^②但是,在拉图尔看来,现代生活的现实并非如现代性论述所说的,是纯粹观念的两极化。在时间上,现代性也不是单一直线的发展。相反,它是各种不同的新旧事物的“混合物”,在时间进程中的变化是多重的而且环环相扣,如同漩涡般地推进。漩涡式的时间性不容许运用“拟古”或“前进”之标签,因为任何当代事物的群聚可能是来自所有时代的各种事物的聚合。在这样的架构中,行动在最后被认为是“多重时间性的”。^③因此,人们所认为的二元论只是一种表现。任何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和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一样都是抽象的产物,现实的研究对象总是介于两极之间,是一种自然的与社会的“混合物”。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正是在这样一种由人、人造物和自然交错形成的复杂的网络中进行的。

受拉图尔观点的影响,普劳特在通篇强调的是,“我将论证,童年研究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寻找到一种方式,把童年当作一种‘自然—文化’的结合物。因此,我想说,只有通过了解儿童是如何由异质性的文化元素和自然元素混合构成的,并且这种构成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轻易分开的,这一块研究领域才能有所深入”。

在这一认识论前提下,本书洋溢着浓厚的哲学意味。基于作者努力突破童年研究中自然与文化的分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分野的目的,本书在

① 贺建芹:《非行动者的能动性质疑——反思拉图尔的行动者能动性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年第3期。

② 郭明哲:《构造混合本体论——读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理论界》2008年第11期。

③ [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等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

行文上采取了先破后立的写法。第一章是时代背景之破,第二章是研究历史之破,第三章是理论之破,第四章是研究领域之破,每一章在破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发展的趋向。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作为本书第五章的末篇,以书名《童年的未来》为篇名,才是完全立论的一章。这样的写法,反映了本书是作者对其研究思想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也是对童年新社会研究发展和成果的一次总结与反思。诚如书中所言:童年研究需要运用新的方法来理解和分析,这正是当代童年的特征。尤其是童年研究应当审查,在充满变化、复杂性和模糊性的世界中,构成童年的过程和材料如何;应当专注于理解,伴随着童年的未来,有何新的出现?如果要使童年研究足以应对这一任务,首先必须批判性地评估童年研究过去是如何进行的。

在以往的研究中,例如在《童年社会学的新范式》中,作者着力对基于儿童一成人二元论的“主导框架”进行了批评,强调的是童年的社会事实特征,强调童年是一定时空社会建构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破除传统儿童社会学中对儿童自然性、儿童简单性的刻板观念。^①但是,在本书中,他强调,儿童不仅是一个积极的社会行动者,而且是一种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建构,更是自然、文化、技术等异质因素的复杂产物。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新童年社会研究需要强调自己与其他方法之间差异性的时代将告结束。譬如总是重复诸如‘儿童是社会行动者’一类的基本观点,会搞得仿佛这些基本观点仍旧是还没赢得广泛认同的新洞见一般。为了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必须将童年的社会研究和那些对它有价值的早期的或不同的方法重新连接起来……社会关系已经异质化,它们由各种各样话语的、物质的、文化的、自然的、科技的、人类的和非人类的资源组成。像所有现象一样,童年是异质、复杂和新兴的,因为如此,对童年的理解需要一套广泛的智识资源,需要跨学科的方法和海纳百川的探究过程”。

三、跨学科研究的意义

通观全书,在反二元论的主旨下,普劳特显然不是倡导突破文化与自然

^① 郑素华:《童年研究的域外视野:艾伦·普劳特的新童年社会学思想》,《外国教育研究》2012年第6期。

分野,提倡跨学科研究的空谈家,在字里行间他践行了这一思想。全书涉及的学科有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生物学、遗传学、心理学、物理学、医学,等等,充分体现了作者深厚而广博的学术功底。这本书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启示我国目前的儿童和青少年研究应当进一步具有跨学科的意识,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视野亟待拓展。就我国当代儿童和青少年研究而言,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内,也远远没有实现跨学科的融合。虽然对青少年研究的学科化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然而,抛开青少年研究有关学科、准学科、后学科等争议,从青少年研究的对象、内容、理论而言,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路径是必然的。因为青少年研究涉及对人的活动的解释,从而需要运用许多有关“人”的学科的概念与解释。青少年研究需要的基础理论应该是吸收了众多学科理论的综合体。离开了这些学科的解释,青少年研究只能对现象作出事实的描述,却达不到解释的层面。但它并不是对其他学科的直接演绎,其研究理论中的命题可以追溯到哲学命题、心理学命题、社会学命题,等等,但它已不是这些命题本身,并且这些命题的正确性并不能保证青年研究理论命题的正确性。它是在对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等学科有关人的解释的运用中来解释与青少年有关的现象和问题。青少年研究理论的形成,实际上在运用这些学科的解释的同时,也运用这些学科的方法。这种特性使它站在“众人的肩膀上——把许多学科集于一身,综合成自身的体系”。正如在“第二届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2007年)上与专家所探讨的,青少年研究的学科化不等于独立学科,学科也不等于科学形态。如果成为学科是建构在自身封闭性的理论前提下,画地为牢,无视现实社会的逻辑,视本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为学科发展和评价的唯一标准,那么这样的学科化应当在青少年研究中加以避免。^①有鉴于此,有必要通过注重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跨学科研究,强调科学、技术和人、社会相结合的探索,关切自然界、人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以求得对于包括青少年研究在内的当代中国现实和社会发展的理解。当然,破解这一现象的跨学科研究不是建立在单个学者个人禀赋多学科之上,而

^① 华桦:《深度反思中的新拓展——“第二届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综述》,《当代青年研究》2009年第8期。

是建立在多个学者群体性禀赋的多学科和跨学科之上。理想的状态是研究者能够兼具科技文化和社科文化的背景,具备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具有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两方面的学术背景。

本书中,普劳特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新”童年社会研究的理论图景,然而,这幅图景是否真的克服了成人—儿童、自然—文化、结构—能动、个体—社会等一系列二元论,从而在认识论上有所突破,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在一些研究者看来,“童年社会学研究的当代转向,基于现代个体话语(个人能动性和社会类属及群体的建构)的某些因素,来反驳传统社会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童年立场。然而,观点的差异,并不构成一种库恩意义上的新的范式变革或福柯意义上的考古学的转变”。^① 而对于他所践行并有所期待的跨学科研究,也正如他本人在后记中所说,“即使对于童年的研究应该趋于跨学科化这一认识学术界已经有了共识,但是这一目标应该如何实现还远不够明确”。在跨学科活动发展的近百年间,它“曾被理解为一个概念、一种思路、一套方法或具体操作,有时还被理解作为一种哲学或自反的观念体系”,^②但总体而言,它是为了解决单一学科所无法应对的问题而形成的“一种进路”。^③ 它不是学科,其应用也不是为了模糊学科,而是针对某一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的现实问题的剖析、解读、处理,形成学科知识单元,并在此基础上重构种种见解,使有关的见解在以问题为指向的新框架内实现整合。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会获得对该问题不同于单一学科视野下的认识,也可能提出跳出学科框架下新的问题。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杨雄所长、程福财副所长的大力支持,感谢董小苹研究员的指点和帮助。限于译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14年7月于上海

-
- ① Patrick J. Ryan. How New Is the New Social Study of Childhood? The Myth of a Paradigm Shift.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008(Spring): 553-576.
- ② Julie Thompson Klein, *Interdisciplinarity: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6.
- ③ 唐磊:《理解跨学科研究:从概念到进路》,《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目 录

致谢 / 1

本书概要 / 1

译丛总序 / 1

译者序 / 1

引言 / 1

第一章 全球化世界中不断变化的童年 / 6

童年与现代性 / 7

对童年的表述 / 10

全球化和童年 / 15

童年和文化全球化 / 28

结语 / 33

第二章 童年研究与现代思维 / 35

引言 / 35

现代思维 / 38

文化与自然 / 40

童年研究史 / 44

社会性的崛起 / 54